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蒼齋要卷一萬一千六十一

子部

墨子卷五

非攻上第十七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為政者
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
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
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廄取人馬牛者其不仁
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

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柶其衣裘
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廐取人馬牛此何故也
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
此天下之君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攻國則
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何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
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
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
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

為不義攻國則弗知而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
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
其不義以遺後世哉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
曰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
曰甘則必以此人為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少為非則知
而非之大為非攻國則不知而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
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
與不義之亂也

非攻中第十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情欲譽之
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
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
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
為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惟毋廢
一時則百姓饑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上
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刮往而靡弊腑冷不反者不可

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其列往碎折靡弊而不反者
不可勝數與其馬牛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
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修遠糧食輟絕而不繼百姓死
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饑飽之
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
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亦不可勝
數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為
為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為之子墨子言曰

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銳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得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國虛數于千不勝而人廣衍數於萬不勝而辟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為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飾攻戰者言曰南則荆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

天下之時其土地之方未有至數百里也人徒之衆未有至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已也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於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國於天下遠者以耳之所聞近者以目之所見

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何以知其然也東方有莒之國者其為國甚小間於大國之間不敬事于大大國亦弗之從而愛利是以東者越人夾削其壤地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間者以是攻戰也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間者亦以攻戰雖北者且一不著何其所以亡於燕代胡貊之間者亦以攻戰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欲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飾攻戰者之言曰彼

不能收用彼衆是故亡我能收用我衆以此攻戰於天下誰敢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衆子豈若古者吳闔閭哉古者吳闔閭教七年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戰於柏舉中楚國而朝宋與及魯至夫差之身比而攻齊舍於汶上戰於艾陵大敗齊人而葆之大山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而葆之會稽九夷之國莫不賓服於是退不能賞孤施舍羣萌自恃其力伐其功譽其智怠於教遂築姑蘇之

臺七年不成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心越王句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衆以復其讐入北郭徙大內圍王宮而吳國以亡昔者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為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衆欲以抗諸侯以為英明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別舟車之衆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為既已衆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并三家以為一家而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唇亡則齒寒趙氏朝亡我夕

從之趙氏夕亡我朝從之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
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辟門除道奉甲興士韓魏自
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
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
人則知吉與凶今以攻戰為利則蓋嘗鑒之於智伯之
事乎此其為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非攻下第十九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為其上中

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譽意亡
非為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
之與雖使下之惡人必曰將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
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所同義者聖
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免攻伐并兼則是
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人同命
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是故古之
知者之為天下度也必順慮其義而後為之行是以動

則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而順天鬼百姓之利則知者
之道也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說一天
下之和總四海之內焉率天下之百姓以農臣事上帝
山川鬼神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賞之愚富之人譽
之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至今不廢此則
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
下之諸侯則不然將必皆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
車之卒伍於此為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

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墜其城郭以湮其溝池攘殺其牲牲燔潰其祖廟勁殺其萬民覆其老弱遷其重器卒進而柱乎鬪曰死命為上多殺次之身傷者為下又况先列北橈乎哉罪死無殺以譚其衆夫無兼國覆軍賊虐萬民以亂聖人之緒意將以為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殺天民剝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則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為利鬼乎夫殺之神滅鬼神之主廢滅先王賊虐萬民百姓

離散則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將以為利人乎夫殺之人為利人也博矣又計其費此為周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此下不中人之利矣今夫師者之相為不利者也曰將不勇士不分兵不利教不習師不衆卒不利和威不圍害之不久爭之不疾孫之不強植心不堅與國諸侯疑與國諸侯疑則敵生慮而意羸矣偏具此物而致從事焉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今不嘗觀其說好攻伐之國若使中興師君子庶

人也必且數千徒倍十萬然後足以師而動矣久者數歲速者數月是上不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府農夫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織紝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然而又與其車馬之罷弊也幔幕帷蓋三軍之用甲兵之備五分而得其一則猶為序疏矣然而又與其散亡道路遼遠糧食不繼倅食飲之時厠役以此饑寒凍餒疾病而轉死溝壑中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為不利於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樂而行之則

此樂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今天下好戰之國
齊晉楚越若使此四國者得意於天下此皆十倍其國
之衆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地有餘也今又以
爭地之故而反相賊也然則是虧不足而重有餘也今
還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以攻罰之
為不義非利物與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
皆立為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
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謂誅也昔者有三苗大亂天

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廟大哭乎市夏冰地
圻及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玄宮禹親把天
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電誘祇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待
搯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后乃遂幾禹既巴克有三苗
焉磨為山川別物上下御制大極而神民不違天下乃
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還至乎夏王桀天有韜命
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鶴鳴十夕餘乃
命湯於鑣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於

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之湯焉敢奉率其衆是以鄉
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
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於天
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湯奉桀衆以克有屬
諸侯於薄薦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
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還至乎商王紂天不序其德
祀用失時兼夜中十日雨王于薄九鼎遷止婦妖宵出
有鬼宵吟有女為男天雨肉棘生乎國道王兄自縱也

赤鳥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
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武王踐功夢見三神予既沉
漬殷紂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武王乃攻
狂夫反商之周天賜武王黃鳥之旗王既已克殷成帝
之來分主諸神祀紂先王通維四夷而天下莫不賓焉
襲湯之緒此即武王之所以誅紂也若以此三聖王者
觀之則非所謂攻所謂誅也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
說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為不義非利物與昔者楚

熊麗始討此睢山之間越王緊虧出自有遽始邦於越
唐叔與呂尚邦齊晉此皆地方數百里今以并國之故
四分天下而有之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
類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有餘今
以并國之國萬國有餘皆滅而四國獨立此譬猶醫之
藥萬有餘人而四人愈也則不可謂良醫矣則夫好攻
伐之君又飾其說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為不足也
我欲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來諸侯也子墨子曰今若

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來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猶傳子之為馬然今若有能信効先利天下諸侯者大國之不義也則同憂之大國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小國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絕則委之幣帛不足則共之以此効大國則小國之君說人勞我逸則我甲兵強寬以惠緩易急民必移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量我師舉之費以諍諸侯之斃則必可得而序利焉督以止義其名必務寬

吾衆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師則天下無敵矣其為下不可勝數也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則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巨務矣是故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為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今欲為仁義求為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為說而將不可察者此也

墨子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一千六十二

子部

墨子卷六

節用上第二十

聖人為政一國一國可倍也大之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足以倍之聖王為政其發令興事便民因財也無不加用而為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其為衣裳何以為冬以圍寒夏以圍暑凡為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

羊鮪不加者去之其為宮室何以為冬以圍風寒夏以
圍暑雨有盜賊加固者羊鮪不加者去之其為甲盾五
兵何以為以圍寇亂盜賊若有寇亂盜賊有甲盾五兵
者勝無有不勝是故聖人作為甲盾五兵凡為甲盾五
兵皆輕以利堅而難折者羊鮪不加者去之其為舟車
何以為車以行陵陸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為
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羊鮪不加者去之凡其為此物
也無加用而為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

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以益衣裳宮室甲盾
五兵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則不難故孰為難倍惟人
為難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聖王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
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
王既沒於民次也其欲早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
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蚤與其晚相踐後
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此
惟不使民蚤處家而可以倍與且不然已今天下為政

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勞其籍斂厚民財不足
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也且大人惟毋興師以攻伐鄰國
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
也與居處不安飲食不時作疾病死者有與侵就悞索
攻城野戰死者不可勝數此不令為政者所以寡人之
道數術而起與聖人為政特無此不聖人為政其所以
衆人之道亦數術而起與故子墨子曰去無用之聖王
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節用中第二十一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饜歿二十而不卷古者明王聖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也是故古者聖王制為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羣百工輪車鞮匏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用諸加費不加民利則止古者聖王制為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耳目聰明則止不

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不致遠國珍恢異物，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建至其厚，愛黍稷不二羹，歲不重飲於土，墻啜於土，斲斗以酌，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聖王弗為古者，聖王制為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緌之衣，輕且暖，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為。古者聖王為猛禽狡獸，暴人害民，於是教民以兵，行日帶劍為刺，則入擊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劍之利也。甲

為衣則輕且利動則兵且從此甲之利也車為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古者聖王為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為舟楫足以將之則止雖上者三公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足飾此舟之利也古者聖王制為節葬之法曰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洩則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宮室之時因陵丘堀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為堀穴曰

冬可以辟風寒建夏下潤濕上熏烝恐傷民之氣於是
作為宮室而利然則為宮室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
曰其旁可以圍風寒上可以圍霜雪雨露其中蠲潔可
以祭祀宮牆足以為男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
者聖王弗為

節用下第二十二 闕

節葬上第二十三 闕

節葬中第二十四 闕

節葬下第二十五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為天下度也辟之無以異乎孝子之為親度也今孝子之為親度也將奈何哉曰親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改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為親為之者矣若三務孝子之為親度也既若此矣雖仁者為天下度亦猶此也曰天下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而

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
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為天下為之
者矣若三務者此仁者之為天下度既若此矣今逮至
昔者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後世之君子或以厚葬
久喪以為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喪以為
非仁義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則相非行即相反
皆曰吾上祖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
行即相反於此乎後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

若苟疑惑乎之二子者言然則姑嘗傳而為政乎國家
萬民而觀之計厚葬久喪奚當此三利者我意若使法
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
此仁也義也孝子之事為人謀者不可不勸也仁者將
來興天下誰霸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意亦使法其言
用其謀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此
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勸也仁者
將興之天下誰霸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意亦使法其

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理亂乎
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沮也仁
者將求除之天下相廢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為且故興
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國家百姓之不治也自古及
今未嘗之有也何以知其然也今天下之士君子將猶
多皆疑惑厚葬久喪之為中是非利害也故子墨子言
曰然則姑嘗稽之今雖毋法執厚葬久喪者言以為事
乎國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槨必重葬埋必

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丘隴必巨存乎正夫賤人死者
殆竭家室乎諸侯死者虛車府然後金玉珠璣比乎身
綸組節約車馬藏乎壙又必多為屋幕鼎鼓几挺壺盥
戈劍羽旄齒革寢而埋之滿意若送從曰天子殺殉衆
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衆者數十寡者數人
處喪之法將奈何哉曰哭泣不秩聲翁縗經垂涕處倚
廬寢苦枕函又相率強不食而為饑不衣而為寒使面
目陷隕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

又曰上士之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夫行此則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木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入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為器皿矣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紉細計厚葬為多埋賦之財者也計久喪為久禁從事者也財以成者扶而埋之後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求穫也富之說無可得焉是故以求富家而既

已不可矣欲以衆人民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與後子死者五皆喪之三年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數則毀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隕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飢約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此其

為敗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衆譬猶使人負劍而求其
壽也衆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衆人民而既以不可
矣欲以治刑政意者可乎其說又不可矣今惟無以厚
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法若
言行若道使為上者行此則不能聽治使為下者行此
則不能從事上不聽治刑政必亂下不行從事衣食之
財必不足若苟不足為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
必將怨其兄矣為人子者求其親而不得不孝子必是

怨其親矣為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亂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之民出則無衣也入則無食也內續奚吾並為淫暴而不可勝禁也是故盜賊衆而治者寡先衆盜賊而寡治者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衆而毋負已也治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欲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意者可邪其說又不矣是故昔者聖人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此皆砥礪其卒伍以攻伐并

兼為政於天下是故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者積委
多城郭修上下調和是故大國不耆攻者無積委城郭
不修上下不調和是故大國耆攻之今惟毋以厚葬久
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無
以為積委也若苟寡是城郭溝渠者寡也若苟亂是出
戰不克入守不固此求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
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
矣今惟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

政必亂若苟貧是粢盛酒醴不淨潔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若苟亂是祭祀不時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為政若此上帝鬼神始得從上撫之曰我有人也與無是人也孰愈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無擇也則惟上帝鬼神降之罪厲之禍罰而棄之則豈不亦乃其所哉故古聖王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無通臭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死者既已葬矣生者必

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今執厚葬久喪者之言曰厚葬久喪雖使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然此聖王也以道也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蛭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既泥而後哭滿埒無封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已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絞之不

合道之不埒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餘
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取止矣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
之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為天子
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為如此葬埋之法今
王公大人之為葬埋則異於此必大棺中棺革闔三操
璧玉即具戈劍鼎鼓壺盥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
樂皆具曰必捶埽差通壟雖凡山陵此為輟民之事靡
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為無用若此矣是故子墨子曰

鄉者本吾言曰意亦使其言用其謀計厚葬久喪請可
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為
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若人厚葬
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非義
也非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沮也是故求以富
國家甚得貧焉欲以衆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
得亂焉求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
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禍焉上稽之堯舜禹湯文武

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
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也今執厚葬久喪者
言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為
而不已操而不擇哉子墨子曰此所謂使其習而義其
俗者也昔者越之東有翰沭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
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
可與居處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為而不已操而不擇
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

楚之南有啖人國者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中國之君子觀之則亦猶厚矣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

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俾乎祭祀以致孝于親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謂將欲為仁義求為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喪之為政而不可不察者此也

墨子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六十三

子部

墨子卷七

天志上第二十六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而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其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惡有處家得罪於家長而可為也非獨處家者為然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於國君猶有

鄰國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弟兄所知識其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誰亦有處國得罪於國君而可為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儆戒猶若此其厚況無所避逃之者相儆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且語言有之曰焉而晏曰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曰無所避逃之夫天不可為林谷幽門無人明必見之然而天下之君子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

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為天之所欲也我為天之所欲天亦為我所欲然則何欲何惡我欲福祿而惡禍崇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崇中也然則何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我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曰且夫義者政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從事

未得恣已而為政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恣已而為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恣已而為政有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恣已而為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恣已而為政有天政之天子為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為政於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故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欲以天之為政於天子明說天下之百姓故莫不搗牛羊豢犬彘潔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

神而求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子者也我所以知天之為政於天子者也故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也故欲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

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
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為博焉利人
者此為厚焉故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業萬世子孫傳
稱其善方施天下至今稱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
得其罰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詬天中誣鬼下賤
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
惡人者此為之惡也賊人者此為之厚也故使不得終
其壽不歿其世至今毀之謂之暴王然則何以知天之

愛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何以知其兼而食焉曰四海之內粒食之民莫不撈牛羊豢犬彘潔為粢盛酒醴以祭祀於上帝鬼神天有色人何用弗愛也且吾言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則天也若以天為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與人相殺而天子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也順天意者義政也反

天意者力政也然義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處大國不
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強者不刳弱貴者不做賤多
詐者不欺愚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人三利
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力政者則與
此異言非此行反此猶倖馳也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
篡小家強者刳弱貴者傲賤多詐欺愚此上不利於天
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故舉天下惡
名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

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圓曰
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
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
其遠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天志中第二十七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為仁義者則不可不
察義之所從出既曰不可以不察義之所從出然則義
何從出子墨子曰義不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

出何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曰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善政也夫愚且賤者不得為政乎貴且知者然後得為政乎愚且賤者此吾所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然則孰為貴孰為知曰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今天下之人曰當若天子之貴諸侯諸侯之貴大夫倘明知之然吾未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也子墨子

曰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有矣曰天子為善
天能賞之天子為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禍祟必齋
戒沐浴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則天能除去之然
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
於天子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書馴天明不解
之道也知之曰明哲維大臨君下出則此語天之貴且
知於天子不知亦有貴知夫天者乎曰天為貴天為知
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

君子中實將欲導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既以天之意以為不可不慎已然則天之將何欲何憎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上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又欲上之強聽治也下之強從事也上強聽治則國家治矣下強從事則財用足矣若國家治用足則內有以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為環璧珠玉

以聘交四鄰諸侯之寃不興矣邊境兵甲不作矣內有以食饑息勞持養其萬民則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兄弟慈孝故惟毋明乎順天之意奉而光施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子之有天下也辟之無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今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夫豈欲其臣國萬民之相為

不利哉今若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欲以此求賞譽終不可得誅罰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將無已異此今若處大國攻小國處大都則伐小都欲以此求福祿於天福祿終不得而禍崇必至矣然有所不為天之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且不為人之所欲而為人之所不欲矣人之所不欲者何也曰病疾崇也若已不為天之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是率天下之萬民以從事乎禍崇之中也故古者聖王明知天鬼

之所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是以天之為寒熱也節四時調陰陽雨露也時五穀熟六畜遂疾菑戾疫凶飢則不至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下盖有不仁不祥者曰當若子之不事父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也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者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撒遂萬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為也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

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
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
曰以磨為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為四時春秋冬夏以
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
利之列為山川谿谷播賦百事以臨司民之善否為王
公侯伯使之賞賢而罰暴賊金木鳥獸從事乎五穀麻
絲以為民衣食之財自古及今未嘗不有此也今有人
於此驩若愛其子竭力單務以利之其子長而無報子

求父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不祥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撒遂萬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為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足矣曰殺不辜者天子不祥不辜者誰也曰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曰天也若天不愛民之厚天胡說人殺不辜而天子之不祥哉此吾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

不止此而已也曰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有
矣憎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亦有矣夫愛人利人順
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也曰若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
文武者是也堯舜禹湯文武馬所從事曰從事兼不從
事別兼者處大國不攻小國大家不亂小家強不劫弱
衆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傲賤觀其事上利乎天中利
乎鬼下利乎人三利無所不利是謂天德聚斂天下之
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義也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

天之賞者也不止此而已書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
孟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為將以識夫愛人利人順
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子懷明
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善
其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
譽至今不息故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
可得留而已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誰也
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桀紂幽厲焉所

從事曰從事別不從事兼別者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
家則亂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謀愚貴傲賤觀其事上
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利乎人三不利無所利是
謂天賊聚斂天下之醜名而加之焉曰此非仁也非義
也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不止此而已又
書其事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傳遺後世子孫曰
將何以為將以識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
也大明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

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傷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
葆察天以縱棄紂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賊
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謂而知也是故子墨子
之有天志辟人無以異乎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
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圜與不圜也曰中
吾規者謂之圜不中吾規者謂之不圜是以圜與不圜
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圜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
將以量度天下之方與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謂之方不

中吾矩者謂之不方是以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之為刑政也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為文學出言談也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非觀其言談順天意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言談觀其刑政順天之意謂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謂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為法立此以為儀將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與不仁

譬言之猶分黑白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
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
可不順也順天之意者義之法也

天志下第二十八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天下
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明於小不明
於大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於天之
意也以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異家

所以避逃之者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
處人之家不戒之慎之而有處人之國者乎今人處若
國得罪將猶有異國所以避逃之者矣然且父以戒子
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國者不可不戒慎也今
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天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
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吾以此知大物則不知者也是
故子墨子言曰戒之慎之必為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
惡曰天之所欲者何也所惡者何也天欲義而惡其不

義者也何以知其然也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為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為正也然而正者無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恣已而為正有士正之士不得恣已而為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得恣已而為正有諸侯正之諸侯不得恣已而為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恣已而為正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恣已而為正有天正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天正也是故古者聖

人明以此說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禍福霜露不時天子必且擯豢其牛羊犬彘潔為粢盛酒醴以禱祠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之禱祈福於天子也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貴於天子也是故義者不自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曰誰為知天為知然則義果自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為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何以知兼愛天下

之人也以兼而食之也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及
今無有遠靈孤夷之國皆擄豢其牛羊犬彘潔為粢盛
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兼而食之也苟
兼而食焉必兼而愛之譬之若楚越之君今是楚王食
於楚之四境之內故愛越之人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
以此知其兼愛天下之人也且天之愛百姓也不盡物
而止矣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國殺一不祥曰誰殺不
辜曰人也孰予之不辜曰天也若天之中實不愛此民

也何故而人有殺不辜而天子之不祥哉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既可得而知也何以知天之愛百姓也吾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天下也從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為從其所愛而愛之從其所利而利之於是加其賞焉使之處上位立為天子以法也名之曰聖人以此知其賞善之證是

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天賊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詬侮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為不從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而賊之於是加其罰焉使之父子離散國家滅亡扞失社稷憂以及其身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業萬世子孫繼嗣毀之責不之廢也名之曰失王以此知其罰暴之證今天下之士君子欲為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之為道也義正別之為道也

力正曰義正者何若曰大不小攻也強不侮弱也衆不
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
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
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
德故凡從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
聚斂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順天之意也
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衆則賊寡
也詐則欺愚也貴則傲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奪老也

是以天下之庶國方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賊害也若
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是
謂之賊故凡從事此者寇亂也盜賊也不仁不義不忠
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加之是其故
何也則反天之意也故子墨子置立天志以為儀法若
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
此方園之別矣是故子墨子置立天志以為儀法吾以
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之遠也何以知天下之士

君子之去義遠也。今知氏大國之君寬者，然曰：吾處大國而不攻小國，吾何以為大哉？是以差論爪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卒，以攻伐無罪之國，入其溝境，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以御其溝池，焚燒其祖廟，攘殺其犧牲，民之格者則勁拔之，不格者則繫操而歸。大夫以為僕園胥靡，婦人以為春首，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為不仁義，以告四鄰諸侯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其鄰國之君亦不知此為不仁義也。有具其皮幣發

其總處使人饗賀焉則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為不仁不義也有書之竹帛藏之府庫為人後子者必且欲順其先君之行曰何不當發吾庫視吾先君之法美必不曰文武之為正為正者若此矣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為不仁不義也其鄰國之君不知此為不仁不義也是以攻伐世世而不已者此吾所謂大物則不知也所謂小物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入人之場園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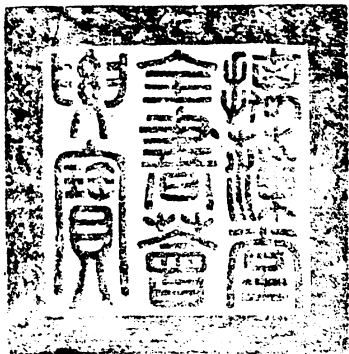
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其實已非其有所取之故而況有踰於人之牆垣担格人之子女者乎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繫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乎而況有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人之為政也自殺一不辜人者踰人之牆垣担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繫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牛馬桃李瓜薑者今王公大人之加罰此也雖古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政亦無以異此矣

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并此為殺一不辜
人者數千萬矣此為踰人之牆垣格人之子女者與角
人府庫竊人金玉蚤索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牢竊人
之牛馬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
矣而自曰義也故子墨子言曰是蕢我者則豈有以異
是蕢黑白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黑謂
之黑多示之黑謂白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有
人於此能少嘗之甘謂甘多嘗謂苦必曰吾口亂不知

其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政也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越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為文義此豈有異黃白黑甘苦之別者哉故子墨子置天之以為儀法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為法也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予懷而明德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為法也而順帝之則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為仁義求為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者當天之

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

墨子卷七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 臣楊壽楠

謄錄監生 臣鄒貽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墨子卷八至
十一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六十四

子部

墨子卷八

明鬼上第二十九

闕

明鬼中第三十

闕

明鬼下第三十一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没天下失義諸侯力
正是以存夫為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
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正長之不強於聽治賤人之不



強於從事也民之為淫暴寇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
無罪人乎道路率徑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由
此始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神
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
使天下之人借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則夫天
下豈亂哉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旦暮以為教
誨乎天下之疑天下之衆使天下之衆皆疑惑乎鬼神
有然之別是以天下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

大人士君子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當
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為將不可不明察此者也既以
鬼神有無之別以為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為明察此其
說將奈何而可子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
無之道者必以衆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為儀者也請
惑聞之見之則必以為無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而
問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有嘗見鬼神物聞鬼
之神之聲則鬼神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則鬼神可謂

有乎今執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為聞見鬼神之物者不可勝計也亦孰為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子墨子曰若以衆之所同見與衆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殺

而死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
春秋為君者以教其臣為父者以警其子曰戒之慎之凡
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謀若此之懣邀以若書之
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昔
者鄭穆公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烏身素服
三絕面狀正方鄭穆公見之乃恐懼犇神曰帝享女明
德使子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母失
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曰子為句芒若以鄭穆公

之所身見為儀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
為然也昔者燕簡公殺其臣莊子儀而不幸莊子儀曰
吾君王殺我而不幸死人無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
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燕之有祖當齊之社
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
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
之車上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
之春秋諸侯傳而言之曰凡殺不幸者其得不祥鬼神

之誅若此其惜邀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
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宋文君鮑之時有
臣曰祐觀辜固嘗從事於厲株子杖揖出與言曰觀辜
是何陸壁之不滿度量酒醴染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
不全肥春夏秋冬選失時豈女為之與意鮑為之與觀
辜曰鮑幼弱在荷繩之中鮑何與識焉官臣觀辜特為
之株子舉揖而豪之殪之壇上當是時宋人從者莫不
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宋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不

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惜邀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齊莊君之時有所謂王里國中里徼者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恐失有罪乃使二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泔泔搃羊而漉其血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讀中里徼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脚祧神而橐之殪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齊之春秋諸

侯傳而語之曰請品先不以其請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惜邀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是故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母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見有鬼神視之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耳目之請豈足以斷疑哉奈何其欲為高君子於天下而有復信衆之耳目之請哉子曰若以衆之耳目之請以為不足信也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為法乎故於此乎自中人以上皆曰若昔者

三代聖王足以為法矣若苟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為法然則姑嘗上觀聖王之事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故武王必以鬼神為有是故攻殷誅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神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非為武王之事為然也故聖王其賞也必於祖其僂也必於社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僂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

擇國之正壇置以為宗廟必擇木之修茂者立為以嚴
位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為祝宗必擇六畜之
勝脂肥倅毛以為犧牲珪璧璜琮稱財為度必擇五穀
之芳黃以為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故古聖
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選効
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
昔聚羣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為
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

遺後世子孫咸恐其腐蠹絕滅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
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以重之有恐後世子孫不能敬若
以取羊故先王之書聖人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
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
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
非所以為君子之道也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
慎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亦何
書之亦何書有之哉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曰文王

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蕩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
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若鬼神無
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
書之鬼也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為法也
然則姑嘗止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
時百獸貞虫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住人面胡敢異心
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住天下之合下土之
葆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禹也此吾

所以知周商之鬼也且商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為法也然則姑嘗止觀乎夏書禹誓曰大戰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于祖而僇於社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言聽獄之事也

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為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
僂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故尚書夏書其次
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也則
聖王務之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于
古曰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歲于社考以延年壽若無
鬼神彼豈有所延年壽哉是故子墨子曰嘗若鬼神之
能賞賢如罰暴也蓋本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治
國家利萬民之道也若以為不然是以吏治官府之不

潔廉男女之為無別者鬼神見之民之為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現之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潔廉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敢不罪民之為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車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間擬乎鬼神之明顯明有一人畏上誅罰是以天下治故鬼神之明不可為幽間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衆強

勇力強武堅甲利兵鬼神之罰必勝之若以為不然昔者夏王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祥上帝伐元山帝行故於此乎天乃使湯至明罰焉湯以車九兩鳥陣鴈行湯乘大贊犯遂下衆人之螭遂王乎禽推哆大戲故昔夏王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之推哆大戲主別兕虎指畫殺人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圍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

也且不惟此為然昔者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上
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楚
毒無罪剝剔孕婦庶庶舊鰥寡號咷無告也故於此乎天
乃使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
人先庶國節窺戎與殷人戰乎牧之野王乎禽費中惡
來衆畔百走武王逐奔入宮萬年梓株折紂而繫之赤
環載之白旗以為天下諸侯僂故昔者殷王紂貴為天
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費中惡來崇侯虎指寡殺人

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圍鬼神之誅
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衆強力勇強武堅甲
利兵者此也且禽艾之道之曰得璣無小滅宗無大則
此言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以所罰無大必罰
之今執無鬼者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孝子乎子墨
子曰古之今之為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
亦有人死而為鬼者今有子先其父死弟先其兄死者
矣意雖死然然而天下之陳物曰先生者先死若是則

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妣也今潔為酒醴粢盛以敬
慎祭祀若使鬼神請有是得其父母妣兄而飲食之也
豈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請亡是乃費其所為酒醴粢盛
之財耳自夫費之特注之汙壑而棄之也內者宗族外
者鄉里皆得如具飲食之雖使鬼神請亡此猶可以合
驩聚衆取親於鄉里今執無鬼者言曰鬼神者固請無
有是以不共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吾非乃今愛其酒
醴粢盛犧牲之財乎其所得者臣將何哉此上逆聖王

之書內逆民人孝子之行而為上士於天下此非所以為上士道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為祭祀也非真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驩聚眾取親乎鄉里若神有則是得吾父母弟兄而食之也則此豈非天下利事也哉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聖王之道也

非樂上第三十二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為天下度也非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為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為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以為不美也非以撈豢煎炙之味以為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為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

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為樂器以為事乎國家非直接潦水折壤坦而為之也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為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譬言之若聖王之為舟車也即我弗敢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為舟車既已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不敢以為感恨者何也

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民有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當為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即我以為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國即攻小國有大家即伐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即當為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

而治與即我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歛乎
萬民以為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
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王
公大人惟母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鍾猶是延鼎也
弗撞擊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撞擊之惟勿撞擊將
必不使老與遲者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強
聲不和調明不轉朴將必使當年因其耳目之聰明股
肱之畢強聲之和調明之轉朴使丈夫為之廢丈夫耕

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為之廢婦人紡績織紝之事今王公大人惟母為樂虧奪民衣食之時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大鍾鳴鼓琴瑟笙竽之聲既已具矣大人鏞然奏而獨聽之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不與君子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今王公大人惟母為樂虧奪民之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昔者齊康公興樂萬萬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曰食飲

不美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醜羸不足觀也是以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此掌不從事乎衣食之財而掌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無為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也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為衣裳因其蹄蚤以為絢履因其水草以為飲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樹藝雌亦不紡績織絰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

也賴其力者主不賴其力者不主君子不強聽治即刑
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即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
吾言不然然即姑嘗數天下分事而觀樂之害王公大
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
力宣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
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稼耕樹
藝多聚升粟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紵多
治麻絲葛緒細布繆此其分事也今惟母在乎王公大

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故國
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母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即
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
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是故倉廩府庫不
實今惟母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
耕稼樹藝多聚升粟不足今惟母在乎婦人說樂而聽
之即不必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縵
是故布縵不興曰孰為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

曰樂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

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桓舞于官是謂巫風其刑

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呼舞佯

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日殍

其家必懷喪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

曰啓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

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故上者天

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

請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為物將
不可不禁而止也

非樂中第三十三闕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樊少巨